

自序

本書是我2008–2019年間出版的部分中文論文，與英文論文中譯的結集。2008年，我依依不捨地離開工作了26年的台灣中央研究院，返回家鄉香港開展我學術生涯的後半段。返港前，我不斷思考未來的研究重點。由於台港兩地的學術環境與傳統不盡相同，如果我只延續在中研院的工作，似乎不是上策。我對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有深刻的體驗與記憶，我想如果把個人的生命經驗融入研究工作，似乎更讓人滿足，但我同時了解任何新的構想必須建立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之上。

我在中研院進行的第一個研究是中國的善會善堂，以1997年出版的《施善與教化》一書總結這個階段的研究工作。這個題目的選擇啟發自我在巴黎求學時指導我的年鑑學派老師們。在他們的影響下，我放棄了以大政治事件、大人物為主軸的傳統歷史研究，而透過研究育嬰堂、普濟堂、藥局病坊、施棺所、清節堂等善堂，看一般人如何面對生老病死，從這個角度來了解歷史的變與不變。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對與「病」有關的醫療組織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啟了後來對醫療史的研究旅程，對明清以來的醫生、醫療組織、天花與麻風病等傳染病的歷史作了一系列的研究。

2004年，我開始專注研究麻風病的歷史。這個研究讓我清楚地看見傳統醫學對南方風土病的解釋，其中有關嶺表的「過癩」傳說成為我

書中關注的重點之一。我在2008年返港前完成了中國麻風病史的英文書稿(此書在2009年出版)，同年我也發表了19世紀琴納牛痘接種術從廣州引入中國的英文論文(即本書第三章)。這兩項研究為我返港的研究工作預設了兩個基調：其一是南方的風土與人文環境、身體觀與疾病的相互建構，其二是明清至民初時期以廣州為中心的、東亞南方地區的全球性醫療文化的形成。這個文化是大航海時代跨境專家、藥物、醫療知識技術等在此處頻密交流的結果：來自西洋的傳教士、醫生、商人，與東亞本土的病人、醫者、僧侶道士、官員、藥商等，透過在不同醫療場所，包括診所、手術室、善堂、藥物市場等的互動、互觀逐漸建構起來的。這段歷史生動地顯示了此時全球化下東亞南方豐富、多元而獨特的醫療文化。這個文化交匯點距離中國的主流文化中心、與西歐的文化中心都甚遠，使得交匯於此處的醫療知識與實踐有充分的空間發展其本土特色。

惡水土的南方：疫疾的溫床

「南方」是一個相對的位置。從文化中心的角度來看，南方往往是尚待文明洗禮的落後地域。宋元時代的《嶺南衛生方》代表了傳統中原醫者對嶺南的環境、身體、疾病觀的負面想像。而殖民地時代西醫的新學門「熱帶醫學」，同樣地把所謂「熱帶」視為危險的病區。兩個「南方」論述的文化背景迥異，在時代上也相差幾個世紀，但觀察者的立足點與對南方的想像卻十分相近。立足中央位置的觀察者看到的「南方」不但環境惡劣，而且文化落後，對來自「文明」地區的人尤其危險。《嶺南衛生方》清楚地記載了宋元中土官員與醫生對這個南方的看法：嶺南水土弱乃因為「霧露之所聚」，到處可見「蟲蛇草木之毒」。南方陽泄陰盛，也產生了「男子多瘠，而婦人多肥，男子多弱，婦人多力」等與中土文明相悖的蠻方文化。嶺南居民固然「鮮有不病者」，北人到此更易染上瘴、癘、蠱毒等惡疾。更危險的是粵俗「重巫輕醫」，「俚俗有病，必召

巫覡」；「俗醫既乏師承，應求草率」。¹「落後」的醫療文化、惡劣的自然環境，成為宋元以來「嶺南」的標籤。

這個從中心看邊陲的觀點亦可用以解釋殖民時代西歐的熱帶醫學：成立於19世紀末的熱帶醫學的主要內容是流行病學、病毒學、寄生蟲病學等。歐洲專家認為「熱帶」的疾病多為傳染性強的惡疾，如瘧疾、霍亂、肺結核、麻風等。「熱帶」一詞並不單純指涉炎熱的環境，也意味著缺乏西方科學知識傳統，衛生、醫療條件惡劣的落後地區，意指歐洲以外的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等地。熱帶病學之父萬巴德 (Patrick Manson) 在1883–1889年間在亞洲殖民地——華南的香港——創辦醫學院，就地觀察熱帶病。² 本書有關晚清西洋傳教醫生在廣州處理的「奇症」；20世紀初受到歐洲醫生主導的遠東熱帶醫學會關注的、被理解為以去糠白米為主糧這一亞洲飲食習慣引起的新風土病 beriberi (這個病在中文世界卻以唐代醫書記載的嶺南風毒「腳氣病」³ 來命名)；與晚清穗港澳地區在全球化下產生的醫療文化這三章，從不同角度追蹤近代華南地區被本土與西方醫者共同建構為危險重症病區的歷史過程。

重「巫」的南方：本土信仰的力量

「重巫輕醫」是宋元中原醫者對嶺南文化的批評，與近代西醫視中國醫學為迷信、不科學的看法同出一轍。然而，觀察者往往因此忽略了

-
- 1 李璆、張致遠原輯，釋繼洪纂修：《嶺南衛生方》(日本1841年按萬曆刻本重刻，初為元刻本)(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3)，頁9–10、25、53、60、153–154。
 - 2 李尚仁：《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台北：允晨文化，2012)。
 - 3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7，〈風毒腳氣〉(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據日本江戶醫學影摹北宋刊本)，頁138。

本土信仰在南方醫療文化中扮演的積極角色。廣東的通俗信仰其實對建設華南近代醫療組織與控制疫病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書第七章追蹤廣東傳統道教及其儀式——如為超渡亡靈的「醮」——如何在民國時期團結地方不同政治與社會力量投入中醫醫院的建設。有意思的是這些新式的、以中醫為主的「醫院」或善堂亦提供包括種牛痘在內的西醫服務，並聘用合格的西式醫護，呈現了這些本土信仰的包容性。另一個有意思的例子就是鄭觀應這位廣東著名的實業家、維新思想家與投身於施醫藥的慈善家。他同時是虔誠的道教信徒，深信扶乩儀式是與神仙溝通之道，並致力於長生不老之術。足見被歸類為迷信的地方信仰，或所謂「巫」與「重視醫學」之間並沒有必然的矛盾。第八章則探討在1894–1895年華南大鼠疫期間一所在廣州縣衙內由當地名人組成的鸞堂——即以扶乩（又稱扶鸞）儀式求神治病的宗教組織——的成立，以及其後這個鸞堂如何成為當地一個主要的施醫施藥、施種牛痘的善堂，其影響力一直到今天的香港仍可見到。

這些例子顯示了「重巫」的南方並不「輕醫」，「重巫輕醫」這個偏見其實是中土士人對南方文化的一個刻板想像。就如近代西醫、或推動西化的中國改革者先入為主地認為傳統中醫是「迷信」、「反科學」一樣。鄭觀應與廣州鸞堂的例子也顯示了具南方特色的信仰的複雜性與包容性，不能簡單地以「科學/迷信」或「文明/落後」二分法去理解。

鞭長莫及的南方：本土知識的形塑

長期處於中國文明邊緣與近代歐洲文明「化外」的廣義的南方——包括華南與相接壤的安南，成為本土醫療知識建構與向外傳播的有利場地。

17世紀明清朝代交接之際，南方本草的知識建構不再由中土有識之士壟斷。本書第二章以何克諫這位明遺民以本地人的身分觀察與描述粵本草的例子，說明遠離政治中心的華南地區得到了充分的空間建構地

方醫學知識。何克諫用混雜著粵方言的文字記載了家鄉的本草與藥物知識，多處透露了他像人類學者般的個人研究方法。這本《生草藥性備要》（1711）與自漢以來如《異物志》、《南方草木狀》等以中原人目光編纂的南方本草經典傳統不同。何克諫不以「異物」或「南方」定位粵本草，而利用本地人的生活經驗去討論就地取材的「生草藥」知識。如後來《本草綱目拾遺》（1765）的江南作者趙學敏一樣，在李時珍的本草經典面世以後，受啟發的何克諫以粵地本草知識補充《綱目》經典之不足。⁴ 同時，不少當時以明遺民自居的閩粵人為了逃避清朝的統治而移居安南。這些被稱為「明香」的閩粵人從事藥材貿易者不在少數，他們把中國藥材與炮製技術引進安南。自此，所謂「嶺南本草」的概念成為安南醫療知識的重要成分，也讓此時經航海路線進入東南亞區域的西歐人初次接觸到當地活躍的草藥貿易，成為歐洲研究中藥的濫觴。

除了清初嶺南本草知識從中國的南端向外傳擴，19世紀之後，來自外洋的西醫也隨著傳教士的到來進入嶺南地區。此時，我們看見與洋商合作的廣東本土醫師以針灸知識與自創的存漿等技術把琴納種牛痘術「本土化」，並將這項獨門技術商業化，成為當地成功的新事業。此後，穗港澳地區漸發展出別具一格的中式「醫院」，把中西醫術共冶一爐，成為華洋專家得以互動的空間。雷祥麟以「非驢非馬」一詞巧妙地分析民國時期中、西醫在中國相互形塑而成的「雜種」醫學，⁵ 本書第三、四、七章則描寫了某種「雜種」醫學雛形在中國南端所呈現的面貌。

4 有關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參看 He Bian,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56–175。

5 雷祥麟著，陳信宏譯：《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台北：左岸文化，2024），乃雷氏英文原著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的中譯本。

我2008年返港前的初步構想，是就南方疾病與醫療文化寫一本專書，本書八篇論文是為準備這一專書計劃而寫的。在研究過程中，我深刻感受到清末民初華南地區的文化包容性與全球化氛圍，以及認識到廣州、香港、澳門在這波文化相遇中所佔的關鍵性位置。但命運讓我後來的研究興趣轉到傳統日常食物的知識與技術，原來的專書計劃只能以這幾篇論文的結集來作一個交代。

感謝廣州中山大學陳春聲、劉志偉、程美寶、吳滔教授，耶魯大學蕭鳳霞、Chloë Starr教授，廣州中醫藥大學賴文、李永宸教授當年在檔案與研究上所提供的種種協助。把這些論文結集成書的想法，啟發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陳甜。感謝她不但鼓勵我回顧當初研究南方醫學的經過，而且更費心整理、修改與編輯相關文稿，讓我17年前的研究初衷終於得以實現。

梁其姿

2025年4月12日